# 红楼梦

第一回元妃省亲

是年荣国府大小姐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恩准省亲。于是荣国府大兴土木，从荣国府东边起接

宁国府花园，转至北边，一共三里半大。雕梁画栋、移山引水，大造省亲别墅，直到十月将尽，幸皆全备。于是贾

政择日上本奏请贾妃省亲，朱批次年正月十五上元至日，恩准省亲。

展眼元宵在即。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指点如何如何，贾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焰火之类，直至十四方俱停

妥。这一夜荣宁两府上下都不曾睡觉。

到了十五日五鼓，荣宁连府自贾母起皆大妆起来，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直至贾妃在一大

群太监共女护卫下坐着八人大轿进了大门，直入大观园内。贾妃在轿中止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金碧辉

煌，心中不禁暗叹奢华过费。

元春进了大观园，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都说不出来，只管呜咽对泣。邢

夫人，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都在旁边围着，垂泪无言。

好半天元春方才忍悲强笑，安慰众人道：「当日送了我去那见不了天日的地方，好不容易今天回家，一家人不

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明儿我回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大家不禁上前劝解，母女姐妹深叙别离之情及家务

私情。又请了薛姨妈宝钗黛玉过来，各叙阔别寒温。

过了半晌，元春见各人都不曾睡觉累极了，就劝大家回去休息晚上再聚。各人便散去，只留元春一人在房。

此时贾政于帘外问安，元春垂帘请安。贾政说：「园中所有亭台轩馆，都是宝玉所题，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就另

请赐名吧。」

元春听到宝玉能题，便含笑说：「果然有进步。」于是请贾政叫宝玉进来然后自行歇息。

原来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姐，宝玉为弱弟，贾妃极其怜爱宝玉，且同

随贾母，刻未暂离。宝玉三四岁时已由元春手引口授，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中了，其名分虽然是姐弟，其情状

犹如母子。

此时小太监引了宝玉进来，行完礼。元春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尽，

泪如雨下。

宝玉在其怀中亦哭道：「大姐姐，我好挂住你啊。」

元春抱着宝玉说：「姐姐也时时念着你。」

两人抱头对泣了一会，相互说了别后的一些情景。

宝玉紧紧搂着元春，头靠在元春的胸前，抬起头看见元春微红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尚挂着滴泪珠，圆圆的脸蛋

上一行泪痕，若是带雨梨花，分外叫人怜爱，不禁伸手擦去元春脸上的泪水，又发现元春胸前的衣衾被自己的眼泪

弄湿了，于是解下自己的汗巾帮擦起来。

宝玉只觉得手碰到了一团温软，鼻中闻到一缕清香，不禁得心中一荡，胯下之物不由得跳了一下。原来宝玉已

得警幻仙姑的教导，并且跟袭人多次尝试，男女之情房中之术早已熟习，如今美人在抱香玉在前，又想起警幻仙姑

说自己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如今姐姐就在怀中，为何不将此成熟美人淫他一淫呢？

于是宝玉便猴在元春身上，一手在元春的背部轻抚起来，一手伸到元春的颈后，弄起元春的秀发。看到元春樱

红的嘴唇，不禁老毛病发作起来，伸出舌头舔了舔那绯红的胭脂，一阵甜香直入心田，丹田一阵潮热，那阳物直腾

腾的竖起来将棉裤顶了个帐篷起来。

元春被宝玉舔了嘴唇，心中一乱：宝玉又胡闹了。弟弟的行为性情自己早已熟知，但几年不见这心爱幼弟，就

随他闹吧。双手抱住宝玉的腰，微笑着看着宝玉那俊俏可爱的脸，不禁亲了一下。

宝玉得到了元春的鼓励，更加兴奋，一口亲上元春的小口，舌头伸进元春口中四处冲突，追逐起元春的舌头起

来。在背部的手慢慢的抚下来在元春的臀部轻揉起来，另一只手从脑后撩至耳后，滑过了那嫩白的脸膛，停在尖尖

的下巴上，又慢慢滑下雪白的颈部。

元春在宝玉的挑逗下，那深宫怨妇的情欲被挑起来，身上一阵潮热，双手在宝玉身上摸了起来，一手摸到宝玉

胯下，硬梆梆的硌手：我的宝玉难道长大了？

宝玉轻轻的解开元春的袍子，褪下元春的长裤，揭开元春的内衣，一口含住那洁白的乳房，舌头不住的在那小

巧的乳头上打转，一手伸进小衣里，中指直达元春的小穴口。

元春全身一阵酥麻，不禁呻吟起来：「噢，宝玉，我的宝玉——」

宝玉此时情欲高涨，全身发热，于是放下元春脱光自己的衣服。元春看到宝玉那雪白的身子，就连那高高昂起

的阳具都是雪白的，那巍震震的巨大阳具就在眼前，由于充血而显得白里透红，「啊，我的宝玉真的长大了。」

宝玉扯下元春的小衣，分开元春的双腿，将那白玉鞭顶在玉洞口，看了看显得有点娇羞的元春，「大姐姐，我

来了。」腰间一用力，玉茎就着淫水冲进了小穴。元春只觉得空虚的洞中被撑得满满的，舒服极了。

宝玉觉得棒棒插在一个暖暖的小洞中，洞中的小嫩肉还在不停吮吸着茎头，感觉跟袭人这丫头的小穴非常不同，

于是依着警幻仙姑的教导九浅一深左三右五的弄将起来，腰散发千斤之力，挺着硬梆梆的白玉鞭，犹如出闸之猛虎，

猛刺阴户。

元春直挺柳腰极力逢迎，宝玉遂加力顶送直插花心，霎时五六百下，干得元春双眉微颦，咿咿呀呀的好弟弟宝

弟弟地叫个不停，浑身舒畅无比，一阵眩昏，花心已开了，只见淫水已湿透枕席。

宝玉插得兴起，将元春的双腿提起放置肩上，双手轻抱纤腰，尽根插入，把那阴中塞得满满的，又大干了一轮。

把那元春入得花容失色星眸朦胧，酥胸荡伏气喘吁吁。

宝玉干了良久，只觉得一阵舒坦，茎头一酥，那白玉鞭抖了几下，阳精便若箭雨一般直冲花心。元春被那热浪

一冲，大叫一声：「啊！！我的宝玉啊！！」

全身一软，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两人相拥了许久才起来收拾了一下，叫来丫环装点起来一起去赴家宴了。

第二回情切切花解语

＊＊＊＊＊＊＊＊＊＊＊＊＊＊＊＊＊＊＊＊＊＊＊＊＊＊＊＊＊＊＊＊＊＊＊小弟初次涂鸦，想不到那么多

大大的回应，万分感激之中。大大的回应是我写文的动力。小弟力争每周一篇，谢谢各位的捧场！！！

＊＊＊＊＊＊＊＊＊＊＊＊＊＊＊＊＊＊＊＊＊＊＊＊＊＊＊＊＊＊＊＊＊＊＊

且说荣宁二府因省亲而乱了差不多一月有余，个个身疲力倦，唯独只有宝玉一房最为空闲。这天一早，袭人的

娘亲回过贾母，接了袭人去，晚上才回，于是宝玉就在房里和晴雯麝月秋纹茜雪等丫头们掷骰子、玩大小、吃胭脂、

吸舌头、香脸蛋的弄个不亦悦乎。

正当弄得没什么兴头，丫头来报：「东府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叫换过衣服，回了贾母，

过去看戏。哪知过到贾珍那边，那戏文极不对胃口，而且弟兄子侄姐妹婢妾混作一团相互调笑，宝玉只得坐了一坐，

便走开各处闲耍。

走着走着忽然想起平日逛过的那间小书房内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便想去望慰望慰那美人一回，想到此

处便往书房走去。刚到窗前听闻屋内一片喘息之声，不禁吓了一跳：那美人难道活了不成？壮起胆子舔破那窗纸往

里一瞧，那轴美人倒不曾活，却是那茗烟按着个女孩子在干警幻仙姑所教导之事。

只见那丫头仰坐在交椅上，双腿分靠在扶手两边，亵裤已褪下，脚上穿着双淡绿色的绣花鞋在那摇摇曳曳的；

茗烟踞在丫头身前，两手分开那女子的衣裙摸着那雪白的乳房，胯下玉棒正在那小穴里忙进忙出的干个不停。宝玉

刚想出声，忽然里面说起情话来。

茗烟道：「小心肝，我干得如何啊？」

那丫头娇喘连连：「哒哒干得我好舒服啊！」

「我的棒棒又如何啊？」

「哦，亲哥哥的棒棒又大、又长、又热，塞得妹妹我满满的！」

「妹妹的小穴又湿又滑，是哪位爷开的红花啊？」

「是珍大爷前年开的。」

「那你今年多大了？」

「小妹十七了。」

「那你跟蓉哥儿来过吗？」

「去年蓉哥儿也是在这儿上我的。」

「哦！！那珍大爷跟蓉哥儿哪个干得好些呢？」

「珍大爷粗手粗脚，弄得人满痛的。蓉哥还差不多，不过比不上小哥你好，温温柔柔的抽、斯斯文文的干，弄

得奴家舒服极了。到底还是跟宝二爷的人。」

「那我的棒棒好，还是大爷的棒好呢？」

「当然是哥的玉棒强啦！又粗又硬，弄得奴家腰酸腿痛脚抽筋。小妹听蓉二奶奶房里瑞珠姐说，宝二爷那宝贝

竟是雪白雪白的，七、八寸长，酒杯儿粗，弄个一两个时辰都不泄，真有其事吗？」

「这倒是真的，上年在学堂里，二爷跟秦相公相交好，他们在私下弄的时候我看到了，白里透红的，比我的还

要好上几十倍呢！」

「那真是好宝贝啊！！若能弄上一宿真个是死而无憾了。」

「这还不容易，明儿我引了二爷过来就行了。」

宝玉听着听着，听到茗烟居然给自己拉起皮条来，不禁得好气又好笑，心想这还得了，一脚踹了门进去，把那

两个吓得搂衣而抖。

茗烟见是宝玉，急忙跪下哀求。宝玉一脚踢去，「你这小兔崽子，青天白日的这么干，珍大爷知道了，你是死

是活？」再看那丫头，白白净净的倒有动人之处，在那可羞得脸红耳赤地整理衣裙，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

一言提醒了那丫头飞快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茗烟在后面叫：「我的祖

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

宝玉问：「那丫头叫什么名字？」

茗烟大笑道：「说起名字来还真是一片新鲜奇闻，据她说她娘生她的时候梦见得了一匹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花

样的锦，所以她的名字就叫万儿。」

宝玉听了笑道：「如此说来想必她将来有些造化，等明儿我说来给你做媳妇好不好？」

茗烟也笑了，问道：「二爷怎么不在前面看戏？」

宝玉说：「看了半日，闷极了，不知干什么好。」

茗烟笑道：「不如我们到城外逛逛怎样？」

「太远了，让他们知道又要闹起来，不如到熟悉相近的地方一会就回来。」

茗烟道：「熟近地方？这可难了。」

宝玉笑道：「依我看，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家去，瞧瞧她在家做什么。」茗烟听说，拉了马两人从后门就走了。

袭人家离这不远，不过一里半路，转眼已到门前，茗烟先下马叫袭人的哥哥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和

几个外甥女儿、侄女儿来家，正在放焰火花炮玩，听见外头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来一看见他们，唬得惊

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进了院嚷道：「宝二爷来了！」

袭人听见，忙跑出来一把拉住宝玉问：「你怎么来了？」

宝玉笑道：「我闷得慌，故来瞧瞧你做什么呢！」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你也太胡闹了，来做什么呢？」

花自芳说：「已经来了，也不用多说，爷还是进去坐坐吧！」

袭人拉了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子，见他进来，都低着头，羞红了脸，花母便拉了她们出了院中

和茗烟、花自芳一起放起花炮来。袭人让宝玉坐在炕上，拈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递给宝玉。

宝玉见那嫩白的果仁衬着纤纤玉手，再细看樊腰素口，胯下之物又蠢蠢欲动了，便对袭人说：「袭人姐姐，宝

弟弟又想你的妹妹了。」

袭人瞪了宝玉一眼，「我的小祖宗，这里怎么行呢！」

宝玉指了指胯下，「这又该如何？」

袭人掩口笑道：「那二爷自个儿想法子了。」

宝玉笑了笑，「那我想出的法子你依不依啊？」

袭人白了宝玉一眼，「反正在这里是不能脱衣服的。」

宝玉说：「不脱就不脱，借你的樱桃小口一用。」

袭人先是不肯，经不起宝玉「姐姐前姐姐后」的哀求，松开宝玉的裤带掏出那硬梆梆热烫烫的白玉鞭，先用舌

头舔了舔龟头，用舌尖挑了挑马眼，张开小口慢慢的含住半截，开始吞吐含吸；左手捋着另一半玉棒，右手纤指玩

弄起阴囊，轻逗起那两个小蛋蛋。

宝玉只觉得小口紧紧湿湿的，跟小穴比起来又另有一番风味，眼里看着美人吹箫，耳边听着外边嘻哈玩乐的笑

声，心里一阵爽快，那龟头被袭人来了几下深喉，喉咙夹住龟头，宝玉一阵舒畅终于泄了。袭人吞了阳精，快

手快脚的为宝玉整好衣服，一起出院子玩了一阵，花自芳打点车马送了他们回了东府。【完】